

《聊斋》中提到的部分风俗，与潍地大同小异。如《凤阳士人》曲词提到的“占鬼卦”、《花姑子》中的插制“紫姑”偶人，在潍地也有此风。《鸟语》中蝉的别称，映射了读书人科举之路的心酸艰难，但“稍迁”为淄水流域方言，有别于潍地的“节嘹”。杨家埠画子店卖的“爆仗画”，为新嫁娘的重要陪嫁物品，画中的男性，都假设为《聊斋》故事中的人物。

占鬼卦卜紫姑 潍地旧有此风

在抄本卷四《凤阳士人》篇中，有着一首小曲：“黄昏卸得残妆罢，窗外西风冷透纱。听蕉声，一阵一阵细雨下。何处与人闲磕牙？望穿秋水，不见还家，潜潜泪似麻。又是想他，又是恨他，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。”画面感十足，读罢令人立即沉浸在作者营造的艺术氛围中。“占鬼卦”是怎样的一种卜筮形式，其中的“红绣鞋”具体如何操作？

其实，潍坊地域历史上亦有此风，上世纪60年代初已衍化为一种儿童游戏。称为“翻鞋牌”。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年龄，荒野拾柴，田埂剜菜。小儿女有自己的乐趣，脱下母亲给做的鞋子，不分男女，两两相对赤脚坐于地上，鞋子不停拍打地面，两只鞋一齐抛向空中，看鞋子落地后的形状以决高下，大概是出于祖辈流传，名称全都是古代的。如两鞋同时覆底向天，且摆放整齐，称“皇上”。碰有凑巧，两鞋覆压呈“十”字形交叉，且皆鞋孔向天，便是“神仙”，“皇上”也能管辖得。如鞋孔双双整齐向天，称“清官”，诸如此类。最低等的是一只向上，一只向下，摆放凌乱，叫做“提督”。可以想象，小曲中所唱女子，就是这样将绣鞋抛上抛下，寄托着离人思夫的幽怨。

“卜紫姑”作为闺中游戏，两次出现于《聊斋》篇目中。一在抄本卷十《花姑子》，说一稚气未退的髻龄女孩（香獐精所化），在为客人温酒时，还忙于用高粱秸插制“紫姑”偶人。一在卷十二《胡大姑》，故事发生的地方是“益都岳于九家”，因家中紫姑白偶成精为怪，惨遭大祸。

潍县旧有此俗，来历久远。“紫姑”白偶以“针锥子”妆成，上端圆形握把画成女性眉目，披以紫色仙衣，把下有稍大的细细钢针，渐下渐尖。呈现人静，月上窗棂，约三五闺中女伴，游戏开始。两人对面扯直一条丝线，另用彩线一丝悬垂“紫姑”于线上，似从天而降，飘飘走来。下置一铜盆（旧时闺中盥具），盆上红绿两线纵横交叉为“十”字形，意谓通衢路口。扯线卜问轮流进行，观察“紫姑”晃动方向卜问心事，若沿纵向，则心想事成，沿横向则事与愿违；徘徊不定，事疑难决。当地亦有谓“紫姑”神为“月里嫦娥”的。岁月迁延，“卜紫姑”渐趋消失。上世纪60年代，生产任务重，生活艰苦，迷惘的心境下，刚及中年已经满头白发的村妇，还偶有进行。

《鸟语》齐地蝉之别称 反应艰难科举之路

《聊斋·鸟语》（见抄本卷十八）下，附有一段奇文：“齐俗呼蝉曰‘稍迁’，其绿色者曰‘都了’。邑有父子，俱青社生，将赴岁试，忽有蝉落襟上。父喜曰：‘稍迁，吉兆也。’一僮视之，曰：‘何物稍迁？都了而已。’父子不悦。已而果皆被



《花姑子》插图



《北海人范》中的郭磨画像

黜。”

齐即齐地，今山东境大部春秋历史时期属齐国，齐为省域古称。邑，即县，说的是蒲松龄的家乡淄川。明、清两朝，淄川为青州府属县，社有区域之意，青社即青州。文中父子俩同是青州府学生员，即俗称谓中的“秀才”。秀才平时在家攻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但需每年一次到府学里考试，如不及格，秀才资格会被革除，即文中所说的“黜”。“稍迁”有稍稍升迁之意，“都了”则是一切都完了。儿童可能是路遇的，见蝉飞来，童言无忌，脱口而出，不幸言中，读来让人捧腹。

虽同属齐地，呼蝉为“稍迁”，仅是淄水流域方言，潍地大部分区域俗称蝉为“借流”，清代潍县文士郭磨所撰《潍言》中，记为由古音“节嘹”音转而来。蝉在树上不停地嘹亮歌唱，希望它节制一下，亦免得听到

的人烦躁。同样有“稍迁”“都了”等蝉的分支异种，所谓“稍迁”，《潍言》解释说，由古音“螭蝉”衍而来。“都了”因其鸣音似不停地重复着“毒了”拟音，“了”又似儿化，潍地俗称为“毒了儿”。“稍迁”又有异种，形体似“稍迁”但呈干瘦，又稍呈绿色。潍地称“温秧儿”，鸣音有节奏地起伏，音似“温秧儿秧哇儿”，故名“温秧儿”。

“温秧儿”始鸣期较晚，《诗经·七月》记载“七月鸣蜩”，而“温秧儿”秋末九月始鸣。《潍言》中说：其真正的名称应该叫“寒蜩”。由于晚鸣，潍地俗谚中有“温秧儿叫一声，懒婆娘吃一惊”的说法。“温秧儿”已经开始鸣叫，秋风萧瑟，寒冬就要到来，越冬的衣物还没准备好，当然是要阵阵心惊的。

封建社会时代，科举道路上的士子是一个特殊群体。借物种名称，蒲松龄演化成为故事，折射了一种极度扭曲心理，命运弄人，草木皆惊。潍地自古文气蒸郁，考中秀才者大有人在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成为书中蠹鱼，穷困潦倒一生，以致白浪河沙滩上的说书艺人调侃说：“潍县的秀才大车拉不完，一个一个都背了粪篮。”不难猜测，相类似故事是时有发生。

杨家埠爆仗画为陪嫁 画中男为《聊斋》人物

抄本卷十二中《孙生》的故事主人公“孙生”娶妻辛氏，新婚燕尔夫妇如仇敌，辛氏拒绝闺房之乐，致使丈夫亦大恶妻子，动辄“厌气作恶声”。母亲忧愁至极，向一老年尼姑诉说原委。尼姑倒有“神术”，找来《春官图》剪下图上小人，再作咒符及针三枚、艾一撮之类，秘密放于夫妻枕头之中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几天后两人即移憎而爱。

这里同样可以找到潍地旧俗的痕迹。旧时潍北地区一带，有新嫁娘陪嫁《春官图》的风俗，母女相继，祖辈流传。这《春官图》在当地叫做“爆仗画”，嫁期临近，由杨家埠庄里的“画子店”中买来，母亲担心孙生夫妇的遭遇摊在自己女儿身上，便将“爆仗画”秘密放进陪嫁箱奁中，新娘上花轿前，母亲又特地赶上来耳语：“‘爆仗画’关系着婆家的人丁兴旺，过门后一定要在避人处仔细看看。道是老辈人都这样，不看个吉祥。”

“爆仗画”为分图长卷式，出于羞赧于夫妇间的亲密情态，画卷得结实实，做成了一个爆仗外形的手卷，所以叫“爆仗画”。此风俗至20世纪初依然在乡间存在。封建时代，男女早婚，夫妇双方还是“懵懂”的，“爆仗画”便是启蒙用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杨家埠古版“爆仗画”中的男性，都假设为《聊斋》故事中的人物，如《阿宝》中的孙子楚、《连琐》中的杨子畏等。杨家埠木版年画兴盛于清乾隆年间，此时《聊斋志异》早已广泛流传，由此，其中人物来到“爆仗画”中，走进了潍地的乡风村俗。